

總編輯：陳孟賢
Editor-in-Chief: Anthony M.Y. Chan

助理編輯：陳瑞欣 趙敏能 傅潔明 林潔瑩 李淑嫻
梁向榮 梁慧賢 李師堯 盧士傑 文子梁
姚增智 姚增聰

Assistant Editors:
Catherine Chan, Daniel Chiu,
Josephine Fu, Fiona Lam, Candy Lee,
Andy Liang, Vivian Leung, Eugene Li,
Jimmy Lo, Leonard Man, Francis Yiu, Thomas Yiu



編輯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www.cccowe.ca
Fax: 416-490-0358 Email: ccceditor@yahoo.com

加國華人教會

CANADIAN CHINESE CHURCHES

為了加拿大華人教會領袖而編寫的刊物

出版及發行：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加拿大聯區
Publisher: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of World Evangelism
— Canada
Address: 3325 Victoria Park Avenue, Suite 204, Scarborough, Ontario,
Canada M1W 2R8
Tel.: 416-497-0146 Fax: 416-497-8368 E-mail: cccowe@ipoline.com
編輯委員會：李帝平牧師(主席) 陳孟賢教授 麥振榮牧師
馬英傑牧師 黎惠康牧師 黃可順牧師
區應毓牧師 林榮洪博士
Editorial Board:
Rev. Tai Ping Li (Chair) Prof. Anthony M.Y. Chan
Rev. Chadwin Mak Rev. Peter Mah
Rev. Warren Lai Rev. Andrew Wong
Rev. Peter Au Dr. Wing Hung Lam

FELLOWSHIP

1. for Fellowship Offering; see SACRIFICES AND OFFERINGS.
2. ANT word in verb and noun form used about 40 times, which means association, communion, relationship. To have fellowship is to have partnership, participation, sharing, like a fishing boat. Christians, by example, fellowship is to share in need and to (Ro. 15:26; 2Co. 8:4). To be given to others is to formally conclude a partnership.
Fellowship is (1Co. 1:9); with the fellow sufferings (Php. 3:10); with the fellow (1Co. 10:16). Christians are not to fellowship with unbelievers, for there is no partnership between them (2Co. 6:14). A Christian cannot fellowship with God and yet not walk in his truth (1Jn. 1:3, 5). To walk in truth enables us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other Christians.

Biblical fellowship was much more than a social time of coffee and donuts. It was an association with Christians that sometimes meant digging deep into their wallets or purses. With God, it was to commune with him and walk in his Truth. (J.A.S.)

“凡物公用”好像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我們不這樣行，也可以。2:44-45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承認其他信徒為神家裏的弟兄姊妹，所以願意分享自己所有的，讓所有人都能得著神的賜福。當我們物質豐裕時，就很容易與他人疏遠，只顧自己的利益，滿足自己，享受。然而，我們身為神屬靈家庭裏的兒子，有責任去愛、溫暖人間此中，我們應當效法耶穌基督的教導，包括耶穌的教導，包括耶穌的私禱和上聖潔。2:44 初期教會信徒所實行的不是公理，而是在互愛的基礎上，自動與人分享個人所有(參4:32-35)。大家心目中的財產，乃神所交託，不屬自己；有公共需要時，可以捐獻出來。

團契

契的

的

真

義

怎樣在這時代同心同行？

採訪：林潔瑩、趙敏能、姚增智

團契事工雖然往往是華人堂會中重要的一環，但隨著社會、文化、生活之變異，這類事工遇上前所未有的障礙，亦造就了改良及發展的契機。今期我們訪問了三位嘉賓，請他們分析團契事工困難之所在，及提供建議。他們分別是：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陳基舜先生、亞省南卡城華人播道會主任牧師屈志宇牧師、安省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團契導師(曾任教會團契部執事)劉袁孟萱女士。

相比於較年長的一代，新一代的團契事工充滿新的挑戰。劉女士認為現今團契生活多停留於參加聚會的層面，而缺少真正的相交生活，及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屈牧師則觀察到『先經歷團契，後接受救恩』是現今團契事工的寫照，他舉例有一些未信主的人恆心參與團契聚會，經過兩、三年的體驗後，才決志信主。所以，如何關懷這些尋找信仰的人，遂成為現今團契事工的挑戰。陳先生則認為現今的學生團契流動性很大，加上高科技通訊如電郵、電腦等，徹底改變了現代人的通訊方式，為團契生活帶來挑戰。

由於社會急劇地轉變，這個時代的團契生活有以下的困難：屈牧師觀察到現代人委身的概念薄弱，視團契為一項純粹社交活動，而忽略了團契生活之實質。劉女士則認為信徒往往因其它要事，如工作、家庭、學業等，而未能定時參加團契聚會，甚至為此感到內疚和壓力；另有些信徒把聚會定在次等位置，非到有空不會參加，為小組發展增添困難。

雖然現今的團契生活有不少難處，但各受訪者均認為機會亦隨之而來。陳先生強調團契事工的方式可以由傳統的『以週會為本』，轉變為『以人為本』，繼而藉建立有深度的小組來組成團契(Fellowship with small groups)，使小組的功能有效地發展。屈牧師則認為團契事工發展，可以用由淺入深的方法，例如透過舉辦一些興趣班，如太極班，首先滿足一般人士追求健康的需要，繼而幫助他們組織小組，讓他們認識人靈性上深層次的需要，再鼓勵他們融入教會的團契生活。劉女士則認為教會長執和團契職員需嘗試以靈活和創意，把讀經、禱告、傳福音這三個基本概念灌輸給信徒，教導他們在生活的層面上實踐。

現時不少教會都有將團契分成小組的概念，各受訪者皆認為小組的優點，在於組員間更容易分享生命、互相鼓勵、熱心服侍等。但屈牧師和劉女士亦指出小組概念的缺點，在於其過份依賴組長的領導，若組長的靈命尚淺，便會影響組員對基督信仰的正確觀念。劉女士更認為若教會忽略對小組組長的牧養，會容易形成所謂的『山頭主義』，使小組和教會之間產生不協調。陳先生則認為假若小組出現過份內聚的狀況，便有可能固步自封，喪失外展的能力。所以，他強調小組要保持向外開放，才能健康地發展。

有人認為現今教會團契漸漸變得過份強週社交、輕鬆，缺乏屬靈內涵。陳先生認為這種情況確實存在，而作為加拿大的少數族裔，在一個華人聚會的地方，這亦是無可厚非的。他認為團契不能單單強調屬靈的高調，而應讓人在社交及屬靈的層面上看見神。劉女士則認為無論團契事工是傾向社交化或生活化，最重要的是兄弟明白主耶穌常常與他們同在，只要凡事都能奉主的名感謝天父，他們便不會有所偏差。至於屈牧師則認為團契若缺乏神的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不能深層次的喜樂；所以，初嚐團契生活者或有尋求社交、輕鬆的

為甚麼我不參加團契？

採訪：梁慧賢、盧士傑

葉姊妹(信主25年以上，已婚，無兒女，醫療研究員)：『曾參加齊家團但話題多圍繞兒女，不能投入。團契缺乏歸屬感，加上參與其他事奉已很忙，所以只參加小組。』

何弟兄(信主20年以上，已婚，無兒女，電腦專業員)：『團契週會的活動與教會其他活動、性質重複，在有限時間下團契屬選擇性。我享受參加小組，因相交與關懷能維繫組員。』

馬弟兄(信主25年以上，已婚，無兒女，電腦管理部長)：『團契週會照顧不及較靜者的需要，缺乏關懷與相交。教會上層、團契職員與團友未能溝通。參加崇拜、不同事奉和大型活動已取代團契。』

姚太(信主9年，約30歲，美術設計員)：『自從新婚以後，時間比較繁忙，覺得團契聚會的次數太頻密，很難抽空經常參與。身為『稀客』的感覺並不好受，所以現在選擇了參加家庭式聚會的細胞小組。細胞小組的聚會時間比較彈性，較為適合我們夫婦二人。』

心態，但最終必須讓神介入並改變，才可經歷真正的相交與喜樂。

屈牧師認為團契興旺的因素，在於團友渴慕《聖經》，並容讓神改變其生命。在他的經驗中，興旺的團契必然有外展的熱心，勇於在信仰上進深，及積極地接納新人。相反，沒落的團契往往安逸於現狀，沉緬於成員之間固有之深交，拒絕改變及歡迎新人加入。至於劉女士則認為興旺的群體，必定願意放下自我，以基督的教導為大前提。相反，一個自我的團契便是衰落的緣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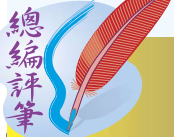
在劃分團契方面，屈牧師表示教會普遍以人生階段來分團契，但亦會因應特殊情況，有分區形式、或為特別需要人士而設的分法。劉女士則強調若按年齡分別來組織團契，必須避免讓年齡的差異成為不同團契之間的厚牆，甚至產生爭競、排擠等。至於以專業背景來組織團契，劉女士表示可以發展，但強調專業團契必須有使命及目標，並用他們的專業技能向外發展，服侍教會及社會。陳先生則以使者為例，認為校園事工能讓不同校園的學生走在一起，以同一個精神去成立團契，讓他們一起祈禱、查經、互相支持。同樣道理，以上理念若果在一個行業或機構中實踐，便能幫助未信的人認識主。

團契事工的實踐與教會的領導息息相關。屈牧師形容每一個團契都是小型教會(Mini Church)，而且擔負起三項重要的功能，分別是關懷、門訓、外展。因此，教會必須向團契和小組的職員和組長，提供有系統的訓練及支援，以致他們能有效地帶領團員、組員。另外，屈牧師分享其教會每一位牧者皆會定期跟不同團契的小組組長開會，牧養他們之餘，亦了解各小組的問題，及提供合適的指引。

有些團契實行『禱告伙伴』，目的是增進團友間的溝通和關係。劉女士和陳先生都認為兄弟應該留心，平衡『分享』與『祈禱』的時間，避免側重分享卻缺乏禱告。陳先生回想起大學時代，很享受團契『禱告伙伴』的生活，無奈當畢業及建立家庭後，便難再騰出時間實踐了。但他認為『禱告伙伴』可以在祈禱會中實行，使兄弟間加深分享之餘，更能為不同的事情代求。

團契職員及小組組長的角色非常重要。教會應如何裝備他們，使他們成為稱職的領導者？屈牧師視小組組長如教會中的小牧人，因此教會非常看重小組組長的栽培、訓練、及跟從有經驗的領袖(Mentoring)。陳先生則認為一個稱職的團契職員除了明白自己的事奉，作一個好領袖外，還必須與人建立關係，願意與人同工。劉女士則形容屬靈操練、品格培養、技巧訓練是栽培領袖的『鐵三角』，而教牧應該有計劃去栽培領袖(Intentional Shepherding)，讓他們不僅看見大方向的遠景，亦在品格和信仰上逐步地建立，以備將來能夠成為稱職的領袖。

(第三版續)



發揚信仰對話精神

本年一月開始，我再在香港《基督教週報》(香港華人基督教會出版)寫專欄，欄名叫「情理互動」。這個專欄的特色，是我和許立中弟兄(前任香港突破雜誌總編輯)輪流執筆，譬如今個星期我寫一篇文章，下星期便由立中兄回應，可以贊成或反對我的意見，或再引發新話題，然後再下一個星期，由我回應立中兄對我的回應，如此循環不息，彼此在信仰和人生體會上延綿不斷地對話。

這個專欄，其實是我與立中兄的再續前緣。十五年前，我未移民加拿大仍居香港的時候，在香港《時代論壇週報》便跟立中兄用過同樣形式，寫了兩年一個專欄『對話人生』，後來還結集成書，書名亦叫《對話人生》。去年底，我倆考慮將《對話人生》再版，想到我們今日已經身處東西兩地(立中兄依然在香港)，如果能夠在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下，再寫一個輪流執筆、信仰對話的專欄，然後將十五年後、東西異地的對話加在《對話人生》的再版裏，將會是一件既有趣又有啟發性的事。這個構思仍在腦海中，竟然有一天(相信是神奇妙的感動)，我收到香港《基督教週報》的電郵，邀請我寫專欄，我順水推舟，提議也邀請立中兄與我一起寫這個信仰對話的專欄，延續十五年前的緣份，事就這樣成了。

歷來我都認為華人教會需要發揚信仰對話精神，所以十五年前我提出了『對話人生』這個專欄形式。為甚麼應該發揚信仰對話的情操呢？大概可以從傳福音和建立信徒兩方面來說。

在廿一世紀後現代文化裏傳福音，極需要信仰對話的裝備。後現代文化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多元化的世界觀。以前的世界，尊重權威，接受少選擇的生活，認同單一共識、理性貫徹的道理。如今後現代世界，標榜多角度的思維，基督徒在其中傳福音，有對話的氣質(即立場堅定、態度溫和、言論誠懇、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更為有效，這正是保羅「向甚麼樣的人就作甚麼樣的人」：「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參林前九：22-23)的心境。

栽培信徒方面，對話精神也很重要。在廿一世紀高壓力、高速度的知識型新世界裏，認真的信徒其實面對不少信仰掙扎。上一代『一言堂教訓』的牧養模式很多時候已經不再有效。當信徒尖銳地提出信仰掙扎的時候(諸如本期開始本刊『牧心信箱』專欄裏蒐集的信仰掙扎問題)，就有點似庇哩亞人「查考《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的求真態度(參徒十七：11)，教牧長執其實無須視他們為反叛，他們往往只是要求一種對話式的牧養而已。

當然，對話精神不是「愚拙無學問的辯論」(提後二：23)，不是爭強好勝的虛妄辯駁，卻必須以謙遜的態度，在對話過程中隨時準備讓別人指出自己的盲點，並從中得到啟迪。在對話過程中，也不要太介意被誤解，因為這也是很可能發生的。